說苑/卷1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談叢

說苑
雜言
作者：劉向

辨物

賢人君子者，通乎盛衰之時，明乎成敗之端，察乎治亂之紀，審乎人情。知所去就，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，雖貧不受汙君之祿；是以太公七十而不自達，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；何則？不強合非其人也。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，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；大夫種存亡越而霸，句踐賜死於前；李斯積功於秦，而卒被五刑。盡忠憂君，危身安國，其功一也；或以封侯而不絕，或以賜死而被刑；所慕所由異也。故箕子去國而佯狂，范蠡去越而易名，智過去君弟而更姓，皆見遠識微，而仁能去富勢，以避萌生之禍者也。夫暴亂之君，孰能離縶以役其身，而與于患乎哉？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，為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。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；二子者強諫而死，適足明主之暴耳，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。是以賢人閉其智，塞其能，待得其人然後合；故言無不聽，行無見疑，君臣兩與，終身無患。今非得其時，又無其人，直私意不能已，閔世之亂，憂主之危；以無貲之身，涉蔽塞之路；經乎讒人之前，造無量之主，犯不測之罪；傷其天性，豈不惑哉？故文信侯、李斯，天下所謂賢也，為國計揣微射隱，所謂無過策也；戰勝攻取，所謂無強敵也。積功甚大，勢利甚高。賢人不用，讒人用事，自知不用，其仁不能去；制敵積功，不失秋毫；避患去害，不見丘山。積其所欲，以至其所惡，豈不為勢利惑哉？詩云：「人知其一，莫知其他。」此之謂也。

子石登吳山而四望，喟然而歎息曰：「嗚呼悲哉！世有明於事情，不合於人心者；有合

於人心，不明於事情者。」弟子問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子石曰：「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，盡忠極諫，抉目而辜；太宰嚭、公孫雒，偷合苟容，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。二子沈身江湖，頭懸越旗。昔者費仲、惡來革、長鼻決耳，崇侯虎順紂之心，欲以合於意，武王伐紂、四子身死牧之野，頭足異所，比干盡忠剖心而死。今欲明事情，恐有抉目剖心之禍，欲合人心，恐有頭足異所之患。由是觀之，君子道狹耳。誠不逢其明主，狹道之中，又將危險閉塞，無可從出者。」

祁射子見秦惠王，惠王說之，於是唐姑讒之，復見，惠王懷怒以待之。非其說異也，所聽者易也。故以徵為羽，非絃之罪也；以甘為苦，限味之過也。

彌子瑕愛於衛君，衛國之法：竊駕君車罪刖。彌子瑕之母疾，人聞，夜往告之。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，君聞之，賢之曰：「孝哉！為母之故犯刖罪哉！」君遊果園，彌子瑕食桃而甘，不盡而奉君，君曰：「愛我而忘其口味。」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，得罪於君，君曰：「
是故嘗矯吾車，又嘗食我以餘桃。」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，前見賢後獲罪者，愛憎之生變也。

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鄰人，及為天子，天下戴之。故君子窮則善其身，達則利於天下。

孔子曰：「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，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也，而道加行。故道有時而後重，有勢而後行，微夫二子之賜，丘之道幾於廢也。」

太公田不足以償種，漁不足以償網，治天下有餘智。文公種米，曾子架羊，孫叔敖相楚，三年不知軛在衡後，務大者固忘小。智伯廚人亡炙●而知之，韓魏反而不知；邯鄲、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，其亡也不知。務小者亦忘大也。」

淳于髡謂孟子曰：「先名實者，為人者也；後名實者，自為者也。夫子在三卿之中，名實未加上下而去之，仁者固如此乎？」孟子曰：「居下位，不以賢事不肖者，伯夷也；五就湯，五就桀者，伊尹也；不惡汙君，不辭小官者，柳下惠也。三子者不同道，其趣一也。一者何也？曰仁也。君子亦仁而已，何必同？」曰：「魯穆公之時，公儀子為政，子思、子庚為臣，魯之削也滋甚。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。」曰：「虞不用百里奚而亡，秦穆公用之而霸，故不用賢則亡，削何可得也。」曰：「昔者王豹處於淇，而河西善謳；綿駒處於高唐，而齊右善歌。華舟杞梁之妻，善哭其夫而變國俗。有諸內必形於

外；為其事，無其功，髡未睹也。是故無賢者也，有則髡必識之矣。」曰：「孔子為魯司寇而不用，從祭膰肉不至，不脫冕而行；其不善者以為為肉也，其善者以為為禮也。乃孔子欲以微罪行，不欲為苟去，故君子之所為，眾人固不得識也。」

梁相死，惠子欲之梁，渡河而遽墮水中，船人救之。船人曰：「子欲何之而遽也？」曰：「梁無相，吾欲往相之。」船人曰：「子居船檝之間而困，無我則子死矣，子何能相梁乎？」惠子曰：「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；至於安國家，全社稷，子之比我，蒙蒙如未視之狗耳。」

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，船人接而出之，問曰：「今者子欲安之？」西閭過曰：「欲東說諸侯王。」船人掩口而笑曰：「子渡河中流而溺，不能自救，安能說諸侯乎？」西閭過曰：「無以子之所能相為傷也。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？價重千金，然以之間紡，曾不如瓦磚；隨侯之珠，國寶也，然用之彈，曾不如泥丸；騏驥騄駬，倚衡負軛而趨，一日千里，此至疾也，然使捕鼠，曾不如百錢之狸；干將、鏌　拂鐘不錚，試物不知，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，此至利也，然以之補履，曾不如兩錢之錐。今子持楫乘扁舟，處廣水之中，當陽侯之波，而臨淵流，適子之所能耳。若誠與子東說諸侯王，見一國之王，子之蒙蒙，無異夫未視之狗耳。」

甘戊使於齊，渡大河。船人曰：「河水間耳，君不能自渡，能為王者之說乎？」甘戊曰：「不然，汝不知也。物各有短長，謹愿敦厚，可事主不施用兵；騏驥、騄駬，足及千里，置之宮室，使之捕鼠，曾不如小狸；干將為利，名聞天下，匠以治木，不如斤斧。今持楫而上下隨流，吾不如子；說千乘之君，萬乘之主，子亦不如戊矣。」

今夫世異則事變，事變則時移，時移則俗易；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，而裁其器，觀其俗，而和其風，總眾議而定其教。愚人有學遠射者，參矢而發，已射五步之內，又復參矢而發；世以易矣，不更其儀，譬如愚人之學遠射。目察秋毫之末者，視不能見太山；耳聽清濁之調者，不聞雷霆之聲。何也？唯其意有所移也。百人操觿，不可為固結；千人謗獄，不可為直辭，萬人比非，不可為顯士。

麋鹿成群，虎豹避之；飛鳥成列，鷹鸇不擊；眾人成聚，聖人不犯。騰蛇遊於霧露，乘於風雨而行，非千里不止；然則暮託宿於　鱣之穴，所以然者，何也？用心不一也。夫蚯蚓內無筋骨之強，外無爪牙之利；然下飲黃泉，上墾晞土。所以然者，何也？用心一也。聰者耳聞，明者目見，聰明形則仁愛者，廉恥分矣。故非其道而行之，雖勞不至；

非其有而求之，雖強不得；智者不為非其事，廉者不求非其有；是以遠容而名章也。詩云：「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。」此之謂也。

楚昭王召孔子，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。子西謂楚王曰：「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？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？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？昔文王處酆、武王處鎬之間百乘之地，伐上殺主立為天子，世皆曰聖。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，而三子佐之，非楚之利也。」楚王遂止。夫善惡之難分也，聖人獨見疑，而況於賢者乎！是以賢聖罕合，諂諛常興也。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，孔子之見疑，豈不痛哉！

魯哀公問於孔子曰：「有智者壽乎？」孔子曰：「然。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，人自取之。夫寢處不時，飲食不節，佚勞過度者，疾共殺之；居下位而上忤其君，嗜欲無厭，而求不止者，刑共殺之；以少犯眾，弱以侮強，忿怒不量力者，兵共殺之。此三者，非命也，人自取之。詩云：『人而無儀，不死何為？』此之謂也。」

孔子遭難陳、蔡之境，絕糧，弟子皆有饑色，孔子歌兩柱之間。子路入見曰：「夫子之歌，禮乎？」孔子不應，曲終而曰：「由，君子好樂為無驕也，小人好樂為無懾也，其誰知之？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？」子路不悅，援干而舞，三終而出。及至七日，孔子脩樂不休，子路慍見曰：「夫子之脩樂，時乎？」孔子不應，樂終而曰：「由，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，句踐霸心生於會稽，晉文霸心生於驪氏，故居不幽，則思不遠，身不約則智不廣，庸知而不遇之。」於是興，明日免於厄。子貢執轡曰：「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，其不可忘也！」孔子曰：「惡是何也？語不云乎？三折肱而成良醫。夫陳、蔡之間，丘之幸也。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。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，列士不困不成行。昔者湯困於呂，文王困於羑里，秦穆公困於殽，齊桓困於長勺，句踐困於會稽，晉文困於驪氏。夫困之為道，從寒之及煖，煖之及寒也，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。易曰：『困亨貞，大人吉，無咎。有言不信。』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。」

孔子困於陳、蔡之間，居環堵之內，席三經之席，七日不食，藜羹不糝，弟子皆有饑色，讀詩書治禮不休。子路進諫曰：「凡人為善者天報以福，為不善者天報以禍。今先生積德行，為善久矣。意者尚有遺行乎？奚居隱也！」孔子曰：「由，來，汝不知。坐，吾語汝。子以夫知者為無不知乎？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？以諫者為必聽耶？伍子胥何為抉目於吳東門？子以廉者為必用乎？伯夷、叔齊何為餓死於首陽山之下？子以忠者為必用乎？則鮑莊何為而肉枯？荊公子高終身不顯，鮑焦抱木而立枯，介子推登山焚死。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，豈獨丘哉！賢不肖者才也，為不為者人也，遇不遇者

時也，死生者命也；有其才不遇其時，雖才不用，苟遇其時，何難之有！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，立為天子則其遇堯也。傅說負壤土、釋板築，而立佐天子，則其遇武丁也。伊尹，有莘氏媵臣也，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，則其遇成湯也。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，行年七十屠牛朝歌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，則其遇文王也。管夷吾束縛膠目，居檻車中，自車中起為仲父，則其遇齊桓公也。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，伯氏牧羊以為卿大夫，則其遇秦穆公也。沈尹名聞天下，以為令尹，而讓孫叔敖，則其遇楚莊王也。伍子胥前多功，後戮死，非其智益衰也，前遇闔廬，後遇夫差也。夫驥厄罷鹽車，非無驥狀也，夫世莫能知也；使驥得王良、造父，驥無千里之足乎？芝蘭生深林，非為無人而不香。故學者非為通也，為窮而不困也，憂而不衰也，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，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。舜亦賢聖矣，南面治天下，唯其遇堯也；使舜居桀紂之世，能自免於刑戮固可也，又何官得治乎？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，當是時，豈關龍逢無知，而比干無惠哉？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。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，以須其時也。」

孔子之宋，匡簡子將殺陽虎，孔子似之。甲士以圍孔子之舍，子路怒，奮戟將下鬥。孔子止之，曰：「何仁義之不免俗也？夫詩、書之不習，禮、樂之不脩也，是丘之過也。若似陽虎，則非丘之罪也，命也夫。由，歌予和汝。」子路歌，孔子和之，三終而甲罷。

孔子曰：「不觀於高岸，何以知顛墜之患；不臨深淵，何以知沒溺之患；不觀於海上，何以知風波之患。失之者其不在此乎？士慎三者，無累於人。」

曾子曰：「響不辭聲，鑑不辭形，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。夫行非為影也，而影隨之；呼非為響也，而響和之。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。」

子夏問仲尼曰：「顏淵之為人也，何若？」曰：「回之信，賢於丘也。」曰：「子貢之為人也，何若？」曰：「賜之敏，賢於丘也。」曰：「子路之為人也，何若？」曰：「由之勇，賢於丘也。」曰：「子張之為人也，何若？」曰：「師之莊，賢於丘也。」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：「然則四者何為事先生？」曰：「坐，吾語汝。回能信而不能反，賜能敏而不能屈，由能勇而不能怯，師能莊而不能同。兼此四子者，丘不為也。夫所謂至聖之士，必見進退之利，屈伸之用者也。」

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：「夫子之門何其雜也？」子貢曰：「夫隱括之旁多枉木，良醫之門多疾人，砥礪之旁多頑鈍。夫子脩道以俟天下，來者不止，是以雜也。詩云：『苑彼柳斯，鳴蜩●●；有淮者淵，萑葦淠淠。』言大者之旁，無所不容。」

昔者南瑕子過程太子，太子為烹鯢魚。南瑕子曰：「吾聞君子不食鯢魚。」程太子曰：「乃君子否？子何事焉？」南瑕子曰：「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，下比所以狹行也，於惡自退之原也。詩云：『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』吾豈敢自以為君子哉？志向之而已。孔子曰：『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內自省。』」

孔子觀於呂梁，懸水四十仞，環流九十里，魚鱉不能過，黿鼉不敢居；有一丈夫，方將涉之。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：「此懸水四十仞，圜流九十里，魚鱉不敢過，黿鼉不敢居，意者難可濟也！」丈夫不以錯意，遂渡而出。孔子問：「子巧乎？且有道術乎？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？」丈夫曰：「始吾入，先以忠信，吾之出也，又從以忠信；忠信錯吾軀於波流，而吾不敢用私。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。」孔子謂弟子曰：「水而尚可以忠信，義久而身親之，況於人乎？」

子路盛服而見孔子。孔子曰：「由，是襜襜者何也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；其始也，大足以濫觴，及至江之津也，不方舟，不避風，不可渡也，非唯下流眾川之多乎？今若衣服甚盛，顏色充盛，天下誰肯加若者哉？」子路趨而出，改服而入，蓋自如也。孔子曰：「由，記之，吾語若：●於言者，華也，奮於行者，伐也。夫色智而有能者，小人也。故君子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言之要也；能之為能，不能為不能，行之至也。言要則知，行要則仁；既知且仁，夫有何加矣哉？由，詩曰：『湯降不遲，聖教日躋』。此之謂也。」

子路問孔子曰：「君子亦有憂乎？」孔子曰：「無也。君子之脩其行未得，則樂其意；既已得，又樂其知。是以有終生之樂，無一日之憂。小人則不然，其未之得則憂不得，既已得之又恐失之。是以有終身之憂，無一日之樂也。」

孔子見榮啟期，衣鹿皮裘，鼓瑟而歌。孔子問曰：「先生何樂也？」對曰：「吾樂甚多。天生萬物唯人為貴，吾既已得為人，是一樂也。人以男為貴，吾既已得為男，是二樂也。人生不免襁褓，吾年已九十五，是三樂也。夫貧者士之常也，死者民之終也，處常待終，當何憂乎？」

曾子曰：「吾聞夫子之三言，未之能行也。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，是夫子之易事也。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，是夫子之不爭也。聞善必躬親行之，然後道之，是夫子之能勞也。夫子之能勞也，夫子之不爭也，夫子之易事也，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。」

孔子說：「回，若有君子之道四：強於行己，弱於受諫，怵於待祿，慎於持身。」

仲尼曰：「史　有君子之道三：不仕而敬上，不祀而敬鬼，直能曲於人。」

孔子曰：「丘死之後，商也日益，賜也日損；商也好與賢己者處，賜也好說不如己者。」

孔子將行，無蓋。弟子曰：「子夏有蓋，可以行。」孔子曰：「商之為人也，甚短於財。吾聞與人交者，推其長者，違其短者，故能久長矣。」

子路行，辭於仲尼曰：「敢問新交取親若何？言寡可行若何？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？」仲尼曰：「新交取親，其忠乎！言寡可行，其信乎！長為善士而無犯，其禮乎！」

子路將行，辭於仲尼，曰：「贈汝以車乎？以言乎？」子路曰：「請以言！」仲尼曰：「不強不遠，不勞無功，不忠無親，不信無復，不恭無禮。慎此五者，可以長久矣。」

曾子從孔子於齊，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，曾子固辭，將行，晏子送之，曰：「吾聞君子贈人以財，不若以言。今夫蘭本三年，湛之以鹿醢，既成則易以匹馬，非蘭本美也。願子詳其所湛。既得所湛，亦求所湛。吾聞君子居必擇處，所以求士也；遊必擇士，所以脩道也。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，故不可不慎也。」

孔子曰：「中人之情，有餘則侈，不足則儉，無禁則淫，無度則失，縱欲則敗。飲食有量，衣服有節，宮室有度，畜聚有數，車器有限，以防亂之源也。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，善言不可不聽也。」

孔子曰：「巧而好度必工，勇而好同必勝，知而好謀必成；愚者反是，夫處重擅寵，專事妒賢，愚者之情也。志驕傲而輕舊怨，是以尊位則必危，任重則必崩，擅寵則必辱。」

孔子曰：「鞭扑之子，不從父之教；刑戮之民，不從君之政，言疾之難行。故君子不急斷，不意使，以為亂源。」

孔子曰：「終日言不遺己之憂，終日行不遺己之患，唯智者有之。故恐懼所以除患也，恭敬所以越難也；終身為之，一言敗之，可不慎乎！」

孔子曰：「以富貴為人下者，何人不與？以富貴敬愛人者，何人不親？眾言不逆，可謂知言矣，眾嚮之，可謂知時矣。」

孔子曰：「夫富而能富人者，欲貧而不可得也；貴而能貴人者，欲賤而不可得也；達而能達人者，欲窮而不可得也。」

仲尼曰：「非其地而樹之，不生也，非其人而語之，弗聽也；得其人，如聚沙而雨之，非其人，如聚聾而鼓之。」

孔子曰：「船非水不可行，水入船中，則其沒也，故曰：君子不可不嚴也，小人不可不閉也！」

孔子曰：「依賢固不困，依富固不窮，馬跲斬而復行者何，以輔足眾也。」

孔子曰：「不知其子，視其所友；不知其君，視其所使。」又曰：「與善人居，如入蘭芷之室，久而不聞其香，則與之化矣；與惡人居，如入鮑魚之肆，久而不聞其臭，亦與之化矣。故曰：丹之所藏者赤，烏之所藏者黑。君子慎所藏。」

子貢問曰：「君子見大水必觀焉，何也？」孔子曰：「夫水者，君子比德焉。遍予而無私，似德；所及者生，似仁；其流卑下句倨，皆循其理，似義；淺者流行，深者不測，似智；其赴百仞之谷不疑，似勇；綿弱而微達，似察；受惡不讓，似包蒙；不清以入，鮮潔以出，似善化；至量必平，似正；盈不求概，似度；其萬折必東，似意。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。」

「夫智者何以樂水也？」曰：「泉源潰潰，不釋晝夜，其似力者；循理而行，不遺小間，其似持平者；動而之下，其似有禮者；赴千仞之壑而不疑，其似勇者；障防而清，其似知命者；不清以入，鮮潔以出，其似善化者；眾人取平品類以正，萬物得之則生，失之則死，其似有德者；淑淑淵淵，深不可測，其似聖者。通潤天地之間，國家以成，是知之所以樂水也。詩云：『思樂泮水，薄採其茆；魯侯戾止，在泮飲酒。』樂水之謂也。」「夫仁者何以樂山也？」曰：「夫山巃嵸●嵬，萬民之所觀仰。草木生焉，眾木立焉，飛禽萃焉，走獸休焉，寶藏殖焉，奇夫息焉，育群物而不倦焉，四方並取而不限焉。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，國家以成，是仁者所以樂山也。詩曰：『太山巖巖，魯侯是瞻。』

樂山之謂矣。」

玉有六美，君子貴之：望之溫潤，近之栗理，聲近徐而聞遠，折而不撓，闕而不荏，廉而不劌，有瑕必示之於外，是以貴之。望之溫潤者，君子比德焉，近於栗理者，君子比智焉；聲近徐而聞遠者，君子比義焉；折而不撓，闕而不荏者，君子比勇焉；廉而不劌者，君子比仁焉；有瑕必見於外者，君子比情焉。

道吾問之夫子：「多所知，無所知，其身孰善者乎？」對曰：「
無知者，死人屬也；雖不死，累人者必眾甚矣。然多所知者好，其用心也多；所知者出於利人即善矣，出於害人即不善也。」道吾曰：「
善哉！」

越石父曰：「不肖人，自賢也；愚者，自多也；佞人者，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，又謂人勿言也。譬之猶渴而穿井，臨難而後鑄兵，雖疾從而不及也。」

夫臨財忘貧，臨生忘死，可以遠罪矣。夫君子愛口，孔雀愛羽，虎豹愛爪，此皆所以治身法也。上交者不失其祿，下交者不離於患，是以君子擇人以交，農人擇田而田。君子樹人，農夫樹田；田者擇種而種之，豐年必得粟；士擇人而樹之，豐時必得祿矣。

天下失道，而後仁義生焉，國家不治，而後孝子生焉，民爭不分，而後慈惠生焉，道逆時反，而後權謀生焉。凡善之生也，皆學之所由。一室之中，必有主道焉，父母之謂也；故君正則百姓治，父母正則子孫孝慈。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，曾子家兒不知怒；所以然者，生而善教也。夫仁者好合人，不仁者好離人，故君子居人間則治，小人居人間則亂；君子欲和人，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，而鼎在其間，水火不亂，乃和百味。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！

齊景公問晏子曰：「寡人自坐地，二三子皆坐地；吾子獨搴草而坐之，何也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嬰聞之：唯喪與獄坐於地。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。」

齊高廷問於孔子曰：「廷、不曠山，不直地，衣蓑提執精氣，以問事君之道，願夫子告之。」孔子曰：「貞以幹之，敬以輔之，待人無倦，見君子則舉之，見小人則退之；去爾惡心而忠與之，敏其行，脩其禮，千里之外親如兄弟；若行不敏，禮不合，對門不通矣。」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